

## 突破困境：“一带一路”视域下的 亚太安全结构改良\*

张昭曦

【摘要】长期以来，亚太安全结构受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影响巨大。在各国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现时的亚太安全结构愈发难以适应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存在着安全理念落后、安全机制破碎、安全公共产品缺乏等困境，亟待改良。

“一带一路”作为新型多边合作倡议的代表，与亚太安全存在内生性联系，互动深刻。“一带一路”倡议的安全改良作用主要体现以下方面：以理念先导引领基于多边合作的新型安全模式；以机制创新助力建设规范有效的新型安全制度框架；以共建共商共享充实亚太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同时，寻求改良还将面临来自内外多方面的现实挑战，需要审慎分析、有区别地看待处理，以期更好实现带路建设与改良安全结构的共同进化，推动亚太地区的繁荣稳定。

【关键词】一带一路；亚太安全结构；困境；改良

【作者简介】张昭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

### Seeking A Break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By Zhang Zhaoxi

【Abstract】The U.S allia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s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sia-Pacific security architecture for a long time. While with the deepening of interdependence among Asia-Pacific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outdated the existing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this region. It is imperative to improve the architecture in that there are plenty of structural hurdles, such as the obsolescence of security concepts, the fragmentation of security mechanism and the dearth of public goods on security affairs. OBOR, which is

---

\*本文得到国际关系学院大学生学术支持计划资助，是“‘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美安全博弈研究”项目（批准号：326016S250）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林宏宇教授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翟崑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之处由作者承担。

---

exemplary as a new multilateral cooperative initiative and has interacted profoundly with the regional security of the Asia-Pacific, holds endogenous relations with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architecture. OBOR could improve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the following ways: to create a new model of security maintenance in light of the advanced ideas given by OBOR; to design new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which are more normative and effective with mechanical innovations stemming from OBOR; to enrich the security public good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under the reference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the idea of OBOR. However, the practice of improvement will face tremendous challenges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These challenges should be prudently analyzed and treated in order to better fulfill the co-evolu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OBOR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architecture, for the promotion of long-termed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this region.

**【Key Words】** OBOR, Asia-Pacific Security Architecture, Public Goods.

**【Author】** Post-graduate of UIR

自美国重返亚太、实行战略再平衡以降,亚太地区的安全架构问题愈发凸显。长期以来,作为全球经济引擎的亚太地区危机频现,局势堪忧。综合来看,亚太地区有如下特点值得关注:一是力量格局破碎。本地区汇集了美、日、中等大国,大国关系错综曲折,其中还穿插了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以及众多国际机制,国际力量排列组合复杂,对比态势难以把控;二是地缘环境险恶。亚太地区海陆复合特征突出,地形地貌复杂,汇集了许多海陆交通要道,地缘争夺激烈;三是热点问题集中发酵,争端危机历史渊源长。本地区内包含有朝鲜半岛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一系列复杂历史争议,影响宽泛、解决难度大,对地区和平稳定形成威胁。本文试就联系“一带一路”在动力支持、理念引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以期对借鉴改良现有发育不完善、不平衡的亚太安全结构,推动亚太安全体系革新等问题,做一简要分析。

## 一 当前亚太安全结构的困境

谈及当前亚太安全结构困境,有必要对其形成发展作一简要回顾。二战以前,亚太地区多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资本主义强国间的势力范围争夺;二战后,亚太地区从旧有殖民体系中解放,却由于地缘因素成为美苏冷战的主要阵地。美苏两国通过缔结军事同盟彼此对抗,使得本地区的安全结构呈现出强烈的二元对立特点;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美苏对抗的总体安全态势在亚太不复存在,而美国遗留的亚太同盟体系又未能很好填补由此带来的空缺,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亚太安全问题是亚太区域治理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治理的关键环节。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亚太,必须首先保证其自身增长的稳定强健,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又取决于一个长期安全的亚太能否建立。显然,当前的亚太安全是不稳定、不可持续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脆弱的。有观点指出,目前亚太安全形势的总形势是“混乱”和“失序”,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大。<sup>①</sup>这种局面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维持亚太安全所必要的安全结构陷入困境,具体有三重体现:

<sup>①</sup> “‘一带一路’与亚太安全新秩序”, 中国网,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6-08/10/content\\_39063051.htm](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6-08/10/content_39063051.htm), 2016年8月10日。上网时间2016年8月12日。

第一，安全理念落后，对抗性、零和性依然影响亚太安全体系的建构。“各国战略以及国内的思想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抗性、零和性和不平等性的安全理念，这种安全理念的滞后是同21世纪各国普遍联系这样一个事实不相匹配的。”<sup>①</sup>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是当前亚太安全结构的重要内容，也是左右亚太安全态势的主要力量。但这种体系是冷战时代的典型产物，对抗性十分突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目标在于平衡地区力量，保证自身权力优势，防止任何“潜在的或现实的挑战者”出现。受制于此战略目标，即便在当下亚太地区经贸往来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指导美国同盟体系发展的安全理念仍然具有强烈对抗色彩。今年4月，美军与菲律宾举行“肩并肩”军事演习，目的是面对“越来越强势的中国”，美防长卡特也表示“（现阶段增开的5个基地）只是开始。协议承诺未来开放更多基地，这些基地只是初始阶段的安排”。<sup>②</sup>2015年5月，美日发表新版《防卫合作指针》声明将取消美日安保合作的“地理限制”，并确认可用于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所有日本施政范围，再次强化美日同盟的对立意识。<sup>③</sup>亚太地区安全理念的落后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边合作框架和大国协调的缺失；二是对于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关注不够。安全理念的落后影响到亚太各国对于改良安全结构的共识建立，阻滞了新型亚太安全结构的建设进程。

第二，安全机制破碎，缺乏统一有效的多边安全保障机制。当前的亚太安全结构并没有一个成形机制，一些带有安全议题的多边机制与合作框架虽然存在，但明显行动力不足，局限较大。除开美国的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是现有亚太安全格局的一个亮点，但此机制却难以完全奏效，影响有限，原因主要是结构性的：从外部结构而言，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根本决定要素是大国关系，东盟作为中等国家联盟的影响力有限。“……稳定的地区安全架构，基础是国家之间的稳定关系，特别是最强国家间的稳定关系，在亚洲是如此，在亚洲的未来也是如此”<sup>④</sup>，中美日等域内大国的关系变化是亚太安全格局变换

<sup>①</sup> 《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关于跨太平洋安全架构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考——“现代院论坛2015”发言摘编》，2015年第11期，第4页。

<sup>②</sup> “外媒：美菲扩大军事同盟 肩并肩军演瞄着中国”，参考消息网，<http://war.163.com/16/0415/10/BKMG6SN4000140VF.html>，2016年4月15日。上网时间2016年4月16日。

<sup>③</sup> “美日强化军事同盟遏制中国”，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5/6358935.html>，2015年5月6日。上网时间2016年4月16日。

<sup>④</sup> 《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关于跨太平洋安全架构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考——“现代院论坛2015”发言摘编》，2015年第11期，第3页。

的动因所在；从内部结构来看，囿于“大国平衡外交”的战略传统和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渗透，东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东盟各国在众多安全议题上难以步调一致，形成高度统一的对外政策，也削弱了其行动力。

第三，安全公共产品缺乏，有限的安全公共产品已越来越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亚太安全局势的现实需要。当前亚太安全结构的基础是以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是以双边安全机制为依托的。<sup>①</sup>根据霸权稳定论的中心命题，国际机制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国际机制能否良好运转与霸权国的自身实力密切相关。<sup>②</sup>亚太地区安全产品的提供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投入，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美国很难保证充足地提供地区所需的安全产品。亚太地区虽然已经形成了东盟地区论坛（ARF）、香格里拉对话以及亚信峰会等安全对话机制，但多边机制的发展还很不成熟，影响力有限。相应地，美国在现阶段持续将军力部署向亚太地区倾斜，强化与盟国关系，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更增强了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紧张。<sup>③</sup>安全公共产品缺乏所带来的结构漏洞会加深地区不稳定态势，增加单边主义、非理性行动的概率，这对于构建健康稳定的亚太安全格局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 二 带路倡议与亚太安全的内在联系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时期中国最宏大的对外战略构想，自2013年提出伊始，就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在有关“一带一路”的讨论中，关于其定位的讨论尤其突出。综合来看，目前有如下几种定位影响较大：第一种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更是一个长期的政治战略。<sup>④</sup>第二种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转型的重要表现，这一战略

<sup>①</sup> 王洪涛，《亚太安全结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当代世界》，2012年第2期第59页。

<sup>②</sup>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东方编译所译丛，2014年10月第1版，第三章，第30页。

<sup>③</sup> “美国大力加强亚太地区军事部署 亚太安全局势堪忧”，<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5/0313/c1011-26685963.html>，人民网，2015年3月13日，上网时间2016年4月16日。

<sup>④</sup> Zorawar Daulet Singh, “Indian Perceptions of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at sea”, in *Journal of Defence Studies*, Vol.8, No.4, 2014, p.136

在注重政治影响的同时，更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第三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新版的“马歇尔计划”，以经济援助为主要内容，但综合性较强；第四种观点则单纯突出“一带一路”的经济功能与合作性质，不涉及政治层面内容。

根本而言，“一带一路”的经济意义是其核心要旨，但作为一项全局性的战略议题，其安全意义也不能忽视。有国外学者指出，习近平在访问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时所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概念，远超过了“单纯的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合作”的含义。<sup>①</sup>仔细考察可发现，基于“西进（March West）”地缘构想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亚太安全格局间存在着内生性联系。

之所以说二者间的联系是内生性的，首先在于二者具有相同的背景动因，即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总布局。反恐十年后转回亚太的美国看到经济总量升至世界第二的中国，乃至经济繁荣、与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整个东亚地区，产生了严重的战略焦虑。此时的国际力量对比虽然仍是“西强东弱”，但明显呈现出“东升西降”的趋势。<sup>②</sup>美国由此在经济、政治、安全等诸多领域打出“组合拳”，试图重新整合亚太力量，确立自身主导地位。不断深化亚太同盟体系，使之动态化、网格化，进而深刻改变亚太安全结构以形成对中国的安全压力，是美国打压中国崛起态势的重要手段之一。近期《日美防卫指针》的修订、南海局势的不断升级等均表明：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的对抗性、零和性在不断上升，破坏亚太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也在上升。<sup>③</sup>在亚太安全格局压力陡升的情况下，“一带一路”一方面可以减少与美国正面对抗，缓解战略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扩大自身影响，以经济合作带动政治及安全协作的重要部署。从国际安全结构上看，随着美国加紧重返亚太，在政治安全领域强化亚太同盟体系、全面升级盟友关系，在经贸领域牵头重新定义制度规则，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区域一体化新模式，在冲击亚太既有安全格局的同时也带动全球安全重心东移，而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战略本质是西向的，中国依托自身实力在其中发挥的核心牵引作用会带动域内整体战略资源配置向西倾斜，由此与美国的战略东移形成对冲。因而从

<sup>①</sup> [德]马克·西蒙斯：《为何中国不久即可触及杜伊斯堡？》，《法兰克福汇报》2014年7月1日，《参考资料》2014年7月22日，第10页。

<sup>②</sup> 林宏宇、张帅，《超越困境：2010年以来中美安全博弈及其影响》，《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2期，第61页。

<sup>③</sup> Yun Sun, March West: China's Response to the U.S. Rebalancing, Brookings Institution, Jan.31, 2013,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3/01/31-china-us-sun>. 上网时间2016年7月24日。

国际安全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之于亚太地区的安全意义在于抵消了美国东进背景下国际安全格局的重心东移给亚太地区造成的战略高压，平衡了日益紧张的亚太安全局势。

其次，二者联系的另一重要方面还在于“一带一路”倡议将通过影响周边大国、改变大国关系的排列组合，进而影响亚太安全格局。“一带一路”范围覆盖极广，涉及到许多对地区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域内大国和国际组织，如俄罗斯、印度、上合组织、东盟等。“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影响此类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周边环境，相应地带动其对外战略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这是由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现实特点决定的：当前的亚太安全架构是一种多层次的复合安全架构，尤其受到大国关系的影响。大国间关系的排列组合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演变将产生重要作用。<sup>①</sup>以中俄关系为例，有俄罗斯学者表示，“在俄罗斯向东寻求中国帮助以缓解因西方制裁导致的经济困境之时，中国也在向西看。尽管“一带一路”还在推进之中，但它似乎已是中俄拉近关系的重要一环。”<sup>②</sup>在印度，相当部分的政商人士与知识精英也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认为“一带一路”作为国际新秩序的代表，会给印度发展带来契机，应当积极参与。<sup>③</sup>“一带一路”沿线大国基本处在欧亚大陆的关键地理位置，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多变。带路建设通过全方位互联互通将中国的经济活力向外输送，以经济繁荣带动俄、印等沿线大国的安全环境改善，增强地区凝聚力，进而推动良性的亚太安全互动。

### 三 “共同进化”：一种改良路径构想

当前亚太安全不稳定、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在于上述提到的安全结构的三重困境，但若为更好借重“一带一路”的有关概念、操作以改良亚太安全结构的话，

<sup>①</sup>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潘忠岐、孙霞、胡勇、郑力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sup>②</sup> “日媒：‘一带一路’——拉进与俄罗斯关系的中国之路”，环球网，<http://oversea.huanqiu.com/article/2016-08/9268358.html>，2016年8月5日。上网时间2016年8月12日。

<sup>③</sup> “‘一带一路’将成为深化中印关系的新契机”，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516/c1002-27010699.html>，2015年5月16日。上网时间2106年8月1日。

则应更全面地分析这些困境的成因。需要注意到,美国的介入,尤其是其在正式重返亚太后在亚太地区的大量干涉行为的确打破了原有的地区战略平衡,加剧了地区安全困境。但另一方面,美国对亚太的强力介入本质上仍是外因,若单纯将美国因素归结为亚太安全结构失灵的根源则过于片面。从根本上说,亚太安全结构的困境是综合性、系统性的,亚太地区固有的内生差异所导致的域内不同国家在安全战略、安全取向方面的不同是亚太安全结构困境重重的内因所在。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不同国家在自然禀赋、历史文化及国家形态等方面差异巨大,而一国制定自身安全战略的考量因素也恰取决于上述条件的综合。在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单一安全标准掩盖了亚太地区的多样性,因而同盟体系得以长期维持并保证亚太的基本战略平衡。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长期掩盖的地区差异重新凸显。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国家在冷战后选择了不同发展道路,导致现时亚太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各国国力差异悬殊。亚太域内各国的发展现实差异与上述自然、历史等方面背景的交织使亚太各国对安全的认知差别巨大,相应地,各国的安全战略、安全实践也不尽相同。这种安全认知的差异是亚太安全结构中安全理念困境的产生根源。

美国因素之所以对亚太安全影响深刻,关键就在于基于地区多样性的亚太各国在安全问题上自理念到实践全方位的差异为美国插手亚太安全提供了发挥余地。但美国所倚重的同盟体系早已不适应亚太的安全现状,无法满足亚太安全的现实需要。可以说,是亚太地区基于自身的独特安全现实与美国对冷战后亚太安全结构塑造的不充分决定了改良亚太安全结构必须有其他借力。

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在理念引导、机制创设等方面的探索也是亚太安全结构的“痛点”所在。两者中一方是创建的需要、一方是改良的需要,在现实中这两种需要又有着领域上、功能上的重合,因而可以遵循“共同进化”的路径,寻求安全结构改良的突破。

“共同进化”是一个借用概念,见于基辛格在《论中国》的有关篇章中的论述。<sup>①</sup>“一带一路”倡议的很多设想虽然尚待落实,但对于改良亚太安全结构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二者在落实过程中都是在逐步完善、发展,因而是一个共同

<sup>①</sup>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谈及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时所提出的概念——“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借用到此,强调“一带一路”对于亚太安全结构的借鉴意义。

进化的过程。针对前文谈及的当前亚太安全结构的困境，“一带一路”倡议可在理念、机制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提供突破思路。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多边主义内涵对于构建基于多边合作的新型亚太安全模式具有理念先导作用。中国“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以及对于当前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认知，均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是多边主义。<sup>①</sup>多边主义安全理念是相对于单边主义、双边主义而言的，看重域内国家间基于平等协商基础上的共同合作，强调共同安全、综合安全。美国虽然也意识到亚太地区安全结构需要引入多边政策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更多地是同盟间的多边合作，是有区别、有限制的合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sup>②</sup>基于多边主义的新型亚太安全架构将适应当前亚太地区的两个现实：一是权力关系调整的现实。在当今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由于新兴经济体在亚太地区影响不断上升，亚太国家必然要求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加强作为依托；二是安全议题调整的现实。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遭遇过第一次合法性危机。<sup>③</sup>面对影响亚太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向非传统安全方面倾斜的现实，美国基于双边同盟的轴辐（spokes）体系再次遭遇功能瓶颈。诸如恐怖主义、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极大塑造着当前亚太安全格局的现实，呼吁基于多边合作的安全结构调整。“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多边合作精神可作为改良亚太安全结构重要的理念先导。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的机制创新为搭建规范有效的亚太安全制度框架提供示范。作为一项着眼全局的战略倡议，“一带一路”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拥有多项制度创设作为支撑。在国际金融合作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金融机构正在筹备；在产业互补互动方面，“一带一路”将全面系统地提升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共同创造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核算体系与政策环境。<sup>④</sup>反观现有亚太安全结构，其

<sup>①</sup>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gb.cri.cn/42071/2015/03/28/6351s4916394.htm>，CRI，2015 年 3 月，上网时间 2016 年 4 月 18 日。

<sup>②</sup> 美国在 1998 年《东亚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安全多元主义概念”，希望以“同盟间合作”和地区多边合作补充现有的以双边同盟为主的亚太安全结构。

<sup>③</sup> 刘卿，《美国亚太同盟关系演化新趋势》，《国际问题研究》，2016 年第 2 期，第 41 页。

<sup>④</sup> “以长效机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光明日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415/c40531-26847710.html>，2015 年 4 月 15 日，上网时间 2016 年 4 月 19 日。

在建设规范有效的制度框架方面存在不平等、不平衡等问题,还有很大改进空间。自冷战结束迄今,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后,亚太地区的安全多边对话机制发展迅速,但这些机制往往易落入“领导力-代表性”的结构性窠臼——注重代表广泛性的多边合作机制在机构领导力和实效上难获保证,易沦为“空谈俱乐部”,如东盟地区论坛;领导力、执行力强的多边合作机制又常因大国过于强势而沦为挂多边之名、行单边之实的大国战略工具,缺乏整体代表性,鲜助于域内共同、综合安全的构建,如美国同盟体系的衍生品——“美日+1”安全模式。<sup>①</sup>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当前亚太安全结构正在经历制度危机,难以构建兼顾公平参与和执行效力两方面的安全制度框架。“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优势正在于涵盖广泛和执行力保证:一方面,“一带一路”在准入上是开放包容的,中国曾明确表示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sup>②</sup>在拟定的“一带一路”国家清单中,既有如中俄等大国,又不乏广泛分布沿线的大批中小国家,充分保证了利益代表的广泛全面;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极为注重行动落实。相比于以往的多边合作,“一带一路”注重大国的倡议协同,通过以身作则而非发号施令的方式推动各项建设。另外,“一带一路”建设虽然宏大丰富,但严格遵循一事一议的行动原则,保证了议题专一性,也有效增强了议程的落实力度。因而,处理当前亚太安全结构中“领导力-代表性”的结构矛盾可以借鉴“一带一路”的制度框架。通过规范有力的制度框架,使多边安全机制避免陷入代表性不足的单边工具和执行力不强的“清谈馆”两个极端,是改良亚太安全结构的关键所在。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建共商共享的合作思维对于如何丰富亚太安全公共产品具有启示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但机遇是世界的。”<sup>③</sup>“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逐步落实,标志着中国正迅速成长为公共产品提供者,且不带有任何强权色彩,这对于沿线国家地区的整体协同发展无疑是福音。有学者表示,“一带一路”的非排他性、正外部性以及互惠共赢的理念,无论对中国还

<sup>①</sup> 关于现有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问题,参见:徐进,《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问题与构想》,《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

<sup>②</sup>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欢迎世界各国参与其中”,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9-23/7540818.shtml>, 2015年9月23日,上网时间2016年7月16日。

<sup>③</sup> 摘录自2016年3月8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记者会会议摘要。

是沿线国家都将产生发展与改革的双重激励效应。<sup>①</sup>亚太的安全公共产品现在正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囿于美国同盟体系的现实主义属性，在由此同盟体系为主导的亚太安全结构中，其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较弱，难以惠及地区内所有国家；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复杂但影响上升的非传统安全议题，以及传统安全议题中的新情况，当前的安全公共产品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局限较大。如朝核问题的停和机制转换、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等制度产品的实际效用还不明确。共建、共商、共享的思维是激发公共产品提供者最大积极性的有力措施。以合作共赢的多边共享共创代替某一二国的单方面提供，无论在质量效益、覆盖范围还是公益属性上，对于域内安全公共产品都将是极大提升。

#### 四 “共同进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和亚太安全结构改良二者之间虽然涉及领域不尽相同，但却在前进道路上遭遇了类似困境，因而有共同进化的基础所在。中国在作为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以及地区秩序的主动塑造者上，其提出的理念、创制的规范，对于亚太安全结构的改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很好的补充。但同时要看到，“共同进化”是改良亚太安全结构的一种理想路径，在现实中仍存在内外几方面的操作障碍，向“共同进化”提出挑战。

第一，从中国本身出发，“一带一路”战略定位模糊所造成的话语困境对改良亚太安全结构影响不利。虽然理论上可以证明“一带一路”在众多层面有助于改良现有亚太安全结构，但现实中，对“一带一路”的主流认知仍是经济意义上的；出于合作现实考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及安全意义，往往谨言慎行，而在其实际建设过程中又必然会涉及这些内容。这种脱节的话语困境对充分发掘“一带一路”的战略潜力、以主动姿态改良亚太安全结构是不利的。当前形势下，中国对改良亚太安全结构的需要最为迫切，且寻求主导此过程。相比于在既有安全机制中竭力争夺话语权的处境，直接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利用带路建设所自然外溢的安全成果则更为便利可靠。一味回避“一带一路”的安全内容会导致

<sup>①</sup> “‘一带一路’：公共产品思维展现有远见外交”，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309/c136457-28183327.html>，2016年3月9日，上网时间2016年4月20日。

由外溢出的如沿线安保、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安全成果难以被综合统筹利用为改良现有安全结构的有效途径，而仅仅停留在功能层面。这无异于对现成一条主导改良议程路径的“自愿放弃”，得不偿失。

第二，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战略疑虑阻碍了改良亚太安全结构所必需的战略互信的形成。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因目标远大和内容丰富，势必会引起沿线国家的焦虑警觉。对于其中的大国而言，其疑虑体现在担心中国会借带路建设增强自身影响，从而造成自身地区影响力的相对下降。同样是俄印，其国内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与支持一样引人注目：印度有学者坦言“印度担忧中国借着‘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名义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与印度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俄罗斯也有媒体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联盟战略存在竞争，会影响俄对中亚国家的控制。<sup>①</sup>对于沿线的中小国家而言，其疑虑则表现为对中国会否通过“一带一路”变相控制自身的担忧。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东盟，东盟国家对中国在带路规划下投资建设本国大量基础设施会否控制本国经济命脉深感不安，更对随着带路建设推进，中国会否在南海问题上日趋强硬而焦虑。从地缘上看，“一带一路”的大部分相关国都是亚太国家，自然也是亚太地区安全互动的主体、搭建亚太安全架构的参与者。若在带路相关国缺乏对“一带一路”倡议信任的情况下，利用“一带一路”改良现有安全结构则无从谈起，甚至会引发相关国对中国实施带路建设意图的根本疑虑。

第三，美国等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抵制对带路建设与改良亚太安全结构的“共同进化”形成了最大战略压力。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国际参与抱有“两难考虑（damned if you don't, and damned if you do）”：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长期是国际体系“搭便车者”，希望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另一方面，中国如果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参与发挥作用，美国又担忧中国借此增强国际影响力，挑战既有国际安排。美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直言“‘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在早期缺乏细节规划，很大程度上是骗人的把戏（smoke and mirrors）”，对带路建设持明确消极态度。<sup>②</sup>在美战略界，将带路倡议视为中国改变全球秩序重

<sup>①</sup> “China's Ambitious 'Silk Road' Plan Faces Hurdles”，<http://www.voanews.com/a/chinas-ambitious-silk-road-plan-faces-hurdles/2719660.html>，April 15 2015，上网时间2016年8月10日。

<sup>②</sup> Daniel R. Russel, Assistant Secretary,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America's Pacific Future Is Happening Now”，<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6/04/256819.htm>，April 21, 2016，上网时间2016年8月15日。

要尝试的观点十分强劲。另外，对“一带一路”持消极态度的亚太大国还包括日本。相较美国，日本既担心“一带一路”直接威胁自身庞大的海外投资利益，更警惕其整合沿线地区力量形成政治合力在战略上牵制自身的可能性。<sup>①</sup>如果将带路建设与亚太安全结构改良相联结寻求共同进化，则等于坐实了“一带一路”的政治意图，对美日的亚太安全利益形成威胁。美日加紧推进 TPP 进程上就是对“一带一路”战略抵制最鲜明的体现。中国寻求在经济与安全层面协同改变地区安排，形成“1+1>2”的战略效果，必然会招致美日等既有地区制度获益者的战略反制。

## 五 余论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表明，国家的能力与意愿存在正相关，一国国力上升势必伴随着更加强烈的改变现有国际体系中不合理因素，寻求更大国际作为的愿望。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改良亚太安全结构，都是中国实力发展的必然。要真正推进带路建设与安全结构的共同进化，最关键地在于要化解内部对“一带一路”的战略迟疑，增强战略自信。对于随着带路建设深入而外溢的政治、安全效益要善加利用，乃至提前规划，不刻意回避“一带一路”的多重内涵。其次，对沿线国家的战略疑虑需要引导，一方面通过带路建设为沿线带来的实际改观从实践层面，自上而下地赢得认同；另一方面通过民心相通加强“一带一路”在沿线国的宣传，尤其注重对“一带一路”多边互动、合作共赢理念的说明，更好实现与改良亚太安全结构的观念对接。最后，对于来自美日的战略抵制，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对带路建设的原则步骤更加细化规范，拉动更多国家参与，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信誉，加速安全效益的外溢进程；另一方面，对相关国内部反馈要区别对待、分化处理，对视“一带一路”为战略机遇的观点以明确支持，对对带路建设认知不够明晰的要说明带路倡议的合作意图与切实增益，对反对声音则需明确立场，在逐步明确带路倡议多重内涵的同时，说明中国推动安全结构的改良不是在争夺地区主导权，而是顺应亚太地区发展现状的合理创制，有针对

<sup>①</sup> “Why Japan won't join the AIIB”, <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5/04/20/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japan-wont-join-aiib/#.V8ZOKph942w>, April 20 2015, 上网时间 2016 年 8 月 25 日。

性地消解对“一带一路”与改良亚太安全结构的敌意。

综上，主动克服现实障碍，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改良亚太安全结构——新时期中国两项重大的地区重塑构想有机结合、共同进化，在中国拓展崛起空间的同时，更将推动国际权力的平稳转移，为亚太地区的稳定繁荣做出有益贡献。